

去年年底,美国书商乔治·惠特曼 98 岁高龄在巴黎逝世,他经营莎士比亚书店半个多世纪,得到不少报道。当前中外一样,开书店传播文化赚不了多少钱,是个高尚的职业。不过有的纪念文章读着觉得内容有些张冠李戴,混淆轶事与八卦,把文化与娱乐等量齐观。

巴黎前后有两家莎士比亚书店。1919 年 11 月,美国女子西尔维亚·碧奇在左岸杜布特朗路开了莎士比亚书店,专售英语文艺书籍。过了一年多,附近奥德翁路 12 号有门店出租,西尔维亚立即把店搬了过去,与好友阿德里安娜·莫尼埃开在 7 号的书友之家书店为邻,相隔一个路面。

一年多没来,北湖完全变了样。一望无际的田野不见了,出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度假村。绿树从中的小路没了,替换的是一条笔直的水泥大道,白漆钢质电灯杆,杵在路边望不到尽头,很像千篇一律的机场大道。

前几次来北湖的那种身在旷野,除了鸟鸣和风声,只被寂静环抱的神奇感受也没有了,那惊心动魄的安静曾经让我震撼无比。现在,汽车时时呼啸而过,远处的大吊车轰隆作响。

来北湖我们早已熟门熟路,现在得向人打听了,才确信没走错方向。

以前来北湖,车子只能停在那道高高的堤坝前,徒步翻过坝,踩着泥泞不平、野草丛生的小道,往北走很久,才能进入湖区。现在,水泥大路越湖而过,直达对岸,路边的小河干涸了,茂密的芦苇从退得远远的,曾经的“笛声惊起白鹭一行”的景象,再也难现。

前几次来北湖,我们其实都无法真的靠近湖水,泥泞的沼泽和芦苇丛阻断了去路,只能远远地眺望蓝盈盈的北湖。这次托水泥路的福,我们甚至能伸手入湖。

但我们长吁短叹。来一次崇明,崇明就变一个样。大树浓荫日渐稀少,高楼汽车步步逼来!

不过,也有收获,在湖堤上,我们遇到了安徽人老莫。老莫在北湖养蟹为生。老莫套着橡皮裤,站在湖边半米多深的水里,一边倒腾网兜里的螃蟹,一边跟我们聊天。他只抓螃蟹,网兜里的小鱼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不过,一抓到长江鲢鱼,老莫就不客气地留下了。几个骑自行车的年轻游客路过,看见我们跟老莫湖下堤上地聊蟹聊鱼,也好奇地过来凑热闹。他们半道截住我们的话题,嚷嚷要买老莫的鸡。

远远望去,湖对岸,芦苇从边,是老莫家的破屋。在崇明种地养鱼的外来农户,通常都借住在废弃的当年农场知青的宿舍。破屋四周散养了好几十只鸡,老莫的鸡不仅体态丰满,胆子也大,竟然在水面上的独木板上散步,有几只甚至到湖水当中的水泵上来个金鸡独立,拍翅膀,伸懒腰。

老莫站在湖水里,一边把螃蟹倒入塑料桶,一边说:“只卖公鸡,不卖母鸡!”口气铿锵。年轻人很奇怪,我们也奇怪。

“母鸡生蛋了,一斤鸡蛋能卖 15 元,母鸡会卖?!”老莫的口气里,毫无商量的余地。

我们,骑自行车的一群年轻人,外加半道停车加入的另一群带家小的游客,浩浩荡荡来到老莫家,不大的院子里立刻鸡飞狗跳。

老莫家的 3 只狗显然很不欢迎,一只花狗首先冲出来朝人狂吠,被铁链拴着的大狗在一旁跳跃着恶狠狠地咆哮,就连一只未成年的小黑狗,也装出凶巴巴的样子斜着脑袋哼哼。

老莫的老娘有点耳背,不过,分辨数字的听力没有受太大影响。听说我们愿意出 13 元一斤的价格买她家的鱼,马上大声喊自己的孙子,老莫的儿子,出来做生意。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哥,白白净净,穿一身跟破屋很不相称的黑黄运动服,笑嘻嘻地从低矮的门框探出身来。听说我们是来买鸡买鱼的,立刻为难地拒绝了:“我不会弄这种事情!”

奶奶劝说也没用。我们讪讪离开。倒是那两群游客游兴依旧,叽叽喳喳,情绪高昂地继续他们的游程。

天色开始阴沉。湖面上孤零零的只剩下老莫,露着大半个身体,弯腰低头,用力收拢长长的蟹网……看来老莫还得忙一阵子。

书店接下来在 1922 年出版。隔了七年,《尤利西斯》法语版又在书友之家书店出版。

30 年代末,欧洲战云密布,英美侨民纷纷撤离,莎士比亚书店陷入了困境。1941 年 12 月一天,塞尔维亚拒绝把乔伊斯《芬妮根守灵夜》一书卖给一名德国军官,遭到威胁,

她立即把店里的书搬空,招牌涂上油漆,关上店门,从此没有再开。西尔维亚在战争期间,因是敌国侨民,在巴黎坐过半年牢,放出后蛰居巴黎。1962 年,因脑栓赛猝死在奥德翁路的公寓里。

乔治·惠特曼,也是美国人,1951 年在塞纳河畔柴片街开书店,离奥德翁路不远,书店叫米斯特拉尔。

乔治·惠特曼爱旅行、冒险和写作,生活经历丰富。他也爱作秀,自称是美国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同族亲戚,其实不是。1962 年,西尔维亚去世两年,也是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惠特曼把米斯特拉尔书店改名为莎士比亚书店。也是为了纪念西尔维亚·碧奇。有人认为这是他剽窃名店店号。但是有一位克里夫·哈特说 1958 年一次集会上他听到西尔维亚宣布同意把店名



浓艳一枝滴露香 (中国画) 陈世中

我是从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忠实听众(观众)变成“星广会”组织者的。

1982 年,我在电台当新闻编辑科科长,台里音乐科的同事希望我们为每期的“星广会”做一个预告宣传。为此,每期都送给我们科两张票子。起初是全科同志轮着去听,后来铁杆观众只剩下我和另一位曾在广播乐团工作过的老编辑吴疆仪两人。

由此,我迈进了古典音乐的大门。从贝多芬《命运》《英雄》的激情澎湃到柴可夫斯基《悲怆》的深沉凄美,我觉得仿佛有一个全新的人生体验和精神世界。久而久之,我不满足于此,常常去听些歌剧、室内乐乃至爵士乐等。上世纪 80 年代初起,黄浦区图书馆有一位沈姓馆长,每周在图书馆举办音乐沙龙,我每次都会赶过去,坐在离钢琴只有两三尺的位置,静静倾听。

2002 年广电实行集团化,我由电台副台长改任广播音乐总监。到任一年多,我就办起一个专业的经典音乐频率。接着,我又重点考虑如何在这个频率里形成几个有影响的栏目,也就自然而然地考虑,能否恢复“星广会”的现场直播。

说来也巧,因延安路高架工程平移改造,上海音乐厅即将重新启用,时任音乐厅艺术总监刘镇强先生邀请我们前往参观商

4 月 23 日,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到了,这是读书人的纪念日,我想谈谈心。

九十六年的生涯,我与书打交道的日子,至少也有八、九十年了吧。从“小狗叫,大狗跳”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同悦)乎”,再到 1,2,3,4;A, B, C, D。读呀读,多么紧张,多么繁琐,可渐渐地,慢慢地也读出点味道来了。为什么,

读书日感言

方大川

时间是那么辽阔和久远,自己是那么渺小和短暂,怎样才是生活的意义,才能不辜负“生”的使命。

我对读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看法有两点:第一点是“求真”,第二点是“求新”。

世界那么宏大,社会那么复杂,生活在其中就得去认识它。我们读科学、学技术,目的就是去认识它。认识世界上事物的真相,是一件非常艰巨的活动,绝不能含糊糊,更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尤其不是走马看花能洞察其底的,而必须反复地实践和理解,深入思考,才能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而且这工作可以说是人类一辈接着一辈也难以完成的,只能说是一个方向。这就是“求真”。

“求真”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忘记的是“求新”。“求真”中我们学到的一点一滴,如果只让它停留在“应用”中,还是不够的。这样做,世界是不会进步的。还应该进一步“求新”,那就是在“求真”的基础上,不断发现其缺点,不断改进,不断“创新”!

能不能说:“求真”和“求新”是一对双胞胎,读书就是为双胞胎服务呢。

归乔治·惠特曼使用。这于理于法都有点蹊跷。

法国作家洛尔·缪拉 2003 年发表《奥德翁小巷》,全书 300 多页,专门介绍书友之家与莎士比亚书店,称为两次大战之间民间文化使者。只是在一条注中说:“尽管传说很

盛,今日的莎士比亚书店与以前的莎士比亚书店毫无渊源关系。店主乔治·惠特曼不是西尔维亚·碧奇的法定继承人、法人和精神接班人。”

后一家书店并没多大名声,只是到了 2005 年,有两位摄影师贡萨克·比切林和本雅明·苏瑟兰给惠特曼做了一档节目。乔伊斯有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位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他这部短片片名叫《一位书商年老时的写照》。

片末,惠特曼头上着火,急忙泼水扑灭,以这么个搞怪镜头结束。后来又是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把莎士比亚书店的场景拍得很文艺,这也使它又浮上了人们的记忆。有时一句曲调、一段音乐、几幅画面,在影片中一掠而过,却回味无穷。

但是,我想有东西要写的恐怕还是前面那个吧。



戒嗔所住的森镇的临近小镇上也有间寺庙,叫做宝光寺,当然比起戒嗔所在的寺庙,宝光寺的规模是要大上很多的。因为是最接近的寺庙,所以平日里两座寺庙之间也有些走动。

这几年,森镇开通了去往马家镇的公交车,但几年前,镇里人想去马家镇便只能步行或骑车了。

去往马家镇一共有两条路,一条小路,崎岖狭窄,虽然不太好走,距离却近点,还有一条路比较宽阔,因为要绕过山路,所以距离相对远些。

通常来说,戒嗔和戒傲单独出门的话,会选择小路,因为可以节省时间,但如果和师父一起前往,多半会选择宽阔好走的大路。

戒嗔的几位师父里,字写得最好看的是智慧师父,宝光寺里的几位老法师都极爱智慧师父的书法,碰面的时候会向智慧师父求字。后来智慧师父便在闲暇之余抄录些经文交给戒嗔,让戒嗔有经文的时候送去给宝光寺的法师们。

送经文的时候,戒嗔叫上了戒傲师弟,原本以经文的分量是不需要两个人去送的,只是戒嗔最了解戒傲师弟,他平日里爱热闹,有机会出去转转,肯定是乐意的。

戒嗔下山前,天还是好的,可刚走到出镇的路口,便下起了雨,怕弄湿了师父的经文,便和戒傲一起躲进森镇的小店里避雨。那场雨来得突然,去得也快。雨停了以后,戒傲师弟说,这雨等会说不定还要下,咱们抄着小路去马家镇,可以节省点时间。

觉得戒傲说得有道理,便和戒傲一起走起了小路,但走了一会,戒嗔发现了问题,因为雨后的小路上特别泥泞,行走起来比平日更加不便,可走了一半也不想退回去,毕竟再绕回大路上,估计又要耽搁不少时间,于是两人只能纠结地继续走下去。

这一路走得很艰难,虽然戒嗔和戒傲一路都是挑拣着干净的道路走,但等到走完了整条路,两个人的鞋子都已经满是泥水了。看着对方狼狈的样子,戒傲说,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刚才便不走小路了,速度是快了一点,结果鞋子脏成了这样。

戒嗔开玩笑地说,如果上天再给戒嗔一次机会,刚才我一定会对你说,走大路。戒傲也说,刚才你要这么我说,我一定就同意了。

顺利地吧经文送给了宝光寺的法师,因为担心回去太迟,便没有在那里耽搁,而是直接回去了。不过这次,我们接受了教训,一致决定从大路回去,戒嗔觉得,不管怎样,大路的道路平坦,积水的地方肯定不会多,从这里回去,肯定不至于再像刚才一样,弄得脏兮兮了。

回去的路果然是干净了许多,走了大半的路程,鞋面还是干干净净的。正在庆幸这次做了正确选择,忽然路上开来一辆速度飞快的小汽车,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小汽车的轮胎压进了路边的一个小水沟,一下把水沟里的水溅了出来,溅得我们一身泥水。小车司机也没有发觉,便开了过去。

和戒傲站在路边望着对方的一身脏衣服,忍不住对笑。戒傲说,看来走大路也不太平,本来只脏了一双鞋子,现在全身都脏了。

戒嗔想:事实上在不久之前,戒嗔还曾感慨,选择小路放弃大路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可最终走上了大路后被溅了一身泥的戒嗔却发现,原来当初选择小路未必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风雨感春回

冯锡玮

举步挟光响巨雷,东风喜雨送春归。布谷声声催草绿,蛱蝶款款恋花菲。垂柳袅娜舞水面,海棠红靥展峨眉。无边美景直须赏,莫待枝残空自悲。

几个“一点点”

陈接章

年代基础上多一些新东西。一是电视同时转播,在音乐频道撤销后,目前由东方网进行视频直播。二是主持人要改进。我认为对于一场普及性的音乐会来说,主持人很重要。我要求能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轻松幽默。我先是让经典音乐频率的所有主持人都试了一遍,还是不满意,于是眼睛向外,最后物色到了“主持人里面最懂音乐,音乐人里面最懂主持”的音乐学院王勇博士。王博士的主持非常符合我十六字要求,七年多来,他的主持愈发醇熟,深受听众观众喜爱。

其间,地处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的林宏鸣总经理动员我把音乐会搬到他那里去,之后又提议是否是在浦东、浦西轮流举办。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后,林总下决心在东艺办起了“市民音乐会”。从此两大公益型普及性音乐会品牌在浦江两岸比翼双飞,成了上海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现在我们上海古典音乐乐迷之多,欣赏水准之高,音乐演出市场之活跃、繁荣,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的。看到这一切,我想:三十年来所有为“星广会”付出辛勤努力的人都应该感到欣慰和自豪。

“王博士”是怎样诞生的?请读明日本栏。

我与“星广会”